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苑洛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苑洛集卷二十一

明　韓邦奇　撰

見聞考隨録四

取女是卦中取出最大一事别言之葢所感之不正在夫婦尤為甚重茍合淫奔者其能為終身之托而成其家乎故特指而言之取女要本於正來如得其時待其求之類亨始之正得亨又要利貞以保之朱子云然不

以貞則失其亨可見必正而亨非正者无亨也

二在那卦之第二爻正似腓之在膝下足上此是那性躁急不常之人而却知道義无虐毒的然感人之道已之於人固不可以是而自處人之於我與其得口蜜腹劒之人不若得是人而緩急猶可恃也

咸股是執隨之象執隨是咸股之正義往不是隨是以此隨道而往以利勢感人也如衆人好利即亦從而好與人相交皆以利不以義是也股之取象有兩義三當其處又

隨足而動如三隨二初而動也執其隨只是於三在二初上取義九字上亦有些意思言是能靜為陰所移九三宜靜而動為可羞如王莽時羣臣爭獻符瑞者此不足怪揚雄為世名儒乃亦美新其為莽大夫乃為可耻

此恒字却以尋常言非以常久言也尋常對異而言常久對暫而言然未有不尋常而能常久者也震上巽下便是理之常若陽下陰上便是陰陽易位大變也有雷便有風是常理二體以震巽剛柔相應言六爻以三陰

三陽相應言剛柔相應是天下之常不應則變莫大焉
浚是深求恒是常理古之人如京房之進諫孔融之納
交卒之身家俱敗是也勢分懸隔不但名位也雖情不
洽亦然如荀彧之於曹操一則已未可求一則人不可
求一則已不度力一則已好求四者凑合則凶矣如盡
心諫君責友豈不是正道然時未可也
田无禽此只是人之所為不得其要道所以雖久無功
如人主治天下其道在任賢却乃自親政事一身之小

雖日夜不休亦不能給雖百年何益古人如王安石之為相是也此只是箇不會幹事的非奸邪也

退避二字要分明是陽退而避陰也葢惟六月夏至之後陰漸來陽漸去便是陽退避陰也

後尾從初來初以上下言之則在一卦之下故曰後或以陰柔故不能早退未免於厲晦處是儉德韜光意静俟如伯夷居海濱待天下之清也遯尾是在位者退之不早勿用是占者當其時當不可進也指未仕者言

陽剛則操介嚴持守確卦外則本事外之人未曾出仕無係無應則非外物所能動者故有肥遯之象自由自在何不利之有嘉遯在已處之雖好然還有尋著時如龔勝之屬嘉遯是在位者張子房似之肥遯是原不曾在位四皓似之

是于卦體上取了羊之象六五上取了喪之象蓋卦體為壯如羊也六五不能壯是喪羊也柔則退縮不敢進中則自守不欲進此正如漢之石慶當夫東方朔張湯

諸人爭名効進之時而能醇謹自守雖失了為相之道然却得善終

明出地上言萬邦皆文明之化也文明是明字意萬邦是地之意順而麗乎大明重順字大明字輕是言有如此德以附乎君順是恭順守王度遵侯職而僭越之無有也柔進而上行只是說以謙恭禮下之德居乎尊位柔是謙恭溫和無剛强驕亢之意安國指天子之國

吉只是進福就是吉也王母占中假象享先妣是說占

法非以此為祭祀說也不可以錫馬三接為福蓋彼是功臣受此褒寵此是仕之初耳只是居天位而食天祿也

艱貞只是晦明蓋人於患難之時盡將那些忠貞之氣晦而不露若愚人相似而中之忠貞蓋未嘗泯沒重在不用其明上上是明夷之時下是處明夷之道

初遠於五是君子見傷去而志不得伸去字象飛志不得伸象見傷垂翼初九象君子君子如鳥見傷從卦來

要見因明而見傷如弼正建明之類因明見傷也主字作活字看主於人有言非主人也如孔子在陳絕糧孟子去梁適齊而齊王又託疾名孟子所如不合是也于行主去此國言攸往主往彼國言飛而垂翼正如孟子去齊不豫也

利女貞正是刑于寡妻之意蓋必能刑于寡妻而后可為父子兄弟之法也是必然之理家人指男女男女潤凡一家之中為夫者父兄弟子姪之屬皆男也為女者

母妻兄弟子婦皆女也故曰一家之人

此正是男正乎外重九五上蓋以九五有是德而得賢妃之助王假有家是家齊矣由是不必憂而天下平正是外正也然正外必本於正内王假有家是内正吉是外无不正俱是占假字只是齊之意指中正而言此是家齊國治天下平的道理

天之所命為性心之所懷為志性字志字當分曉歸是之子于歸之歸指女子之嫁而言也中女少女歸至夫

家各不同愛

遇主于巷與納約自牖不同牖是就其所明而通之巷是君臣之情不通不聽其言正道不得行由他道而往期欲君心改悟而已如張良招四皓以安惠帝是也

此爻象古通不在本爻取只在承乘有應之爻取義因處於二陽之間故有曳掣之象又從睽上取上九猜狠之象睽字從卦來天劓即猜狠之假象非猜狠之外又有髡劓也髡劓皆刑髡是割其髮劓是割其鼻因上九

陽剛為正應故有有終之占使非陽剛正應則終不得合矣

不言吉者蓋有可濟之理尚未濟也本義居尊貼大蹇剛健中正貼朋來

大人據九五爻當兼德位來碩是爻義利見是曉占者二句一意上六只是說天下大亂无所之正所謂茫茫四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鄧仲華杖策以見光武曰願攀鱗附翼効尺寸之功垂芳

名於竹簡耳來碩之意也當時天下皆亂赤眉銅馬王郎公孫之輩紛紛寇攘何所之乎只得從光武也

言天下之難既解若果盡平也則安靜之若猶有未平也則早為之不早往則患將萌民被其害不早來則擾民不休

負且乘不是正義是假衆各是不勝其位尸位可羞正所謂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是也非指失位為羞致寇至中已有失位之意負是位之得雖不是自己攀附權

倖謟佞人主營求而得乃出於公朝之薦人君之命然不勝其位自可羞古之人如殷浩楊琯王安石之流皆是滿朝薦舉人君屢聘而起然皆負乘矣或以鄧通為言通還是不正

損益二卦以主賓看來以君為主則損之為義損乎君也益之為義益乎君也以下與内為民上與外為君朱子云剥民奉君所以為損此言當玩味葢以損指君也有孚還是損下是出於不得已有征伐工役之興於常

制之外取之然是實不得已非假之為剝削計也
酌損之是盡言當論其淺深損是盡已之忠陳東歐陽
徹忠則忠矣酌損之義則未盡也
細看來卦體有二意損上初畫益下初畫是就二體兩
爻一益一損對待言自上卦下下卦是以二體上下之
位自上而下一直言之前則是損已益民後則言惠自
已及民也諸家通作惠自上而及下失損益之本旨矣
初九元是所為之事合理吉是事功成无咎蓋以位卑

言高宜有咎然大善而吉有以報乎君恩故无咎非以盡職為无咎此見臣子職分為難盡又不可不為大事為大事却又有出位之失必元吉可免也此正如陸贄之於德宗雖不在相位眷遇則厚矣

朱子云決之而已言易也如以鍬去物一決而已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孚號其類使君子之朋合尚有危厲知其奸深術巧不可以其勢衰而忽之也告自邑以理勝也不利即戎不以力爭也戎即是不可恃其同類

之多還當以理勝之告自邑二句又言正去邪之本非是因危而防彼投隙也言不可專恃其力又當以理爲本也

壯于前趾往不勝於初字上取趾下位之義也於九字上取壯于前勇於決陰之義也決義從卦上來雖是君子衆九之位則在下又失其決之之道故陰雖弱亦不能勝不勝者一則在下位一則壯故也

姤遇也好箇遇字聖人下的如此有意葢是那方盛之

時忽一箇敗衰之事萌動乃心之所甚不意料而至者人所深不願見者也故曰遇其慨恨不願見之意溢于言表聖人多少扶陽抑陰之意壯字不是言陰漸盛只是不正遇而偶合固已非正已壯矣一陰五陽則壯之甚者也壯字在遇字與一陰五陽上取出非以其漸盛也為陽之害只是淫亂使為夫家之禍

九五以杞包瓜此正如唐文宗時候宦官盈朝若于此時生出箇剛健中正之君來倘不量其淺深就欲誅戮

鮮有不致敗者必静以制之則彼之首惡若有死亡或有可乘之隙然後乘之則可勝矣自天而降言忽然而來也如當時逆璫權勢燻灼人皆以為無可奈何于八月十三日忽然就擒誠如天降也唐憲宗漢質帝只為不含章俱不保身唐宣宗隱德于潛龍之際後為天子閉目搓手不敢一問宦官豈其心一日有忘哉知其無可奈何姑俟之耳但未能成有隕之功也謂之静以制之則亦非拱手聽其自來然中間自脩于已時觀其隙

以圖其機者未嘗頃刻有忘但不露泄耳木包瓜瓜爛而木存正如含章有隕自天也

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乃萬物萃聚之象也蓋卦德中有彼此之聚卦體中有上下之聚澤地中有草木鱗甲之聚總為萬物萃聚之象

六二引吉觀本義雜字還以二陰為小人小人其可引而用之乎則牽引是二附五也蓋為二陰所隔不得即萃必牽引而後萃也虛中誠實皆是孚虛則無物無他

詐偽者是實性理諸儒有明說孚字指卜祭者言虚中誠實俱在文上孚之形也禴祭是薄的非是就用禴祭只象薄物亦可祭

升字全重自下卦進至上卦又要見時之義見得在下卦之上當進也巽順是有可進之具有應是有可進之機故進而大通不然進不得通矣見大人南征一意但自見天子言為見大人自從下而欲上進則為南征勿恤是得了禄位有慶意吉是其道大行志行意俱是元

亨之實

陰則惟務升而不顧理升極則一惟升是務而不止者也不息不止正是人之用功蔡氏云冥字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為占者設一變化之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冥升汲汲于外者也不息者汲汲于内者也知利于不息之貞則知冥升之不利矣

全從升與巽來當升之時是固可升也巽於二陽又有人助之以升也故允升大吉允升大吉通作占說初以陰柔居下只就居巽下說非全卦之下也

无咎只指孚字蓋不誠是咎故能誠則无咎非謂諂瀆求媚也

自坤上取升有阻義自升陽剛上取可升義

酒食指祿朱紱指恩寵俱是取象當困之時當此大位重責憂危不安是為富貴所困也

惟困于石據于蒺蔾則有不見其妻之禍不見其妻是名辱身危死至家敗之象凶字就是上文言占者當困之時困于石據于蒺蔾則有不見其妻之凶困據亦本陰柔不中正來上本三之應也故有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就不可為之事言如李訓鄭注之去宦官是也

此辭於卦德卦體卦變卦象俱無所取只從井之理推說往來井井不重能及物上只說隨他汲水者不同而井固只是此井也不必以首句為井之體下二句為井

之用大抵只是說人事仍舊而不紛更則無所損益而事自若不能守舊而中途都又紛更便是幾成而敗凶可知矣上一條井之事下一條汲井之事改邑正見井不可改

以六字取井泥舊井之義於初字取不食无禽之義蓋井泥則人不汲不汲則人不食人不食則禽亦不顧矣此蓋行之汚下為時所棄者无禽甚言其為時所棄也因人不食故井上無水而禽亦不食

大人虎變是兩樣變一是自新使民皆變自新處常之大人堯舜是也一是順天應人把天命變了處變之大人湯武是也虎方夏之時毛希到秋來變的毨好此於五上取大人之象九五上取虎變之象愚意只作革命言自新新民之極了遂順天應人天命由諸侯而為天子自百里而有天下為是

元吉就人主上說當潤說或只指凝命或只指善皆太狹鼎亦有善之意須火上木下方為鼎試看竈中之火

皆木下而火上木上火下非鼎也烹只是煮飪有調和之意論語觧飪字為烹調生熟之節也

九四象大臣任重如鼎之重也應初六象大臣任小人鼎之折足也必誤國害民如鼎實之覆也亦由鼎折足四應初取象也刑渥於鼎上無所取亦因上爻義而來不勝任只指用小人蓋大臣之職正在用人因此致覆餗本義自明

耳象君從五居尊來黄象君有中德從五居中來耳虛

能受鉉之貫又象君能虛己下賢從六字來六陰故虛也於應爻九二工取賢者有德之意鉉指賢者金則有德也耳之黄君之有德能虛己下賢者也

震之為動重一始字蓋忽然一陽生是非常之變忽然而來為可驚也亨亦是占辭下四句是震所以亨之實震有亨道者以震來能恐懼故也笑言啞啞是致福假象非真笑乃占中之象不喪匕鬯愚意以為只是象不失其常如坎之心亨言當大變之來而此心之主不為

之摧所謂威武不能屈也言由平日能常如震時恐懼故於震來也不失其常

此乃見人而自省者正如秦攻韓而趙魏自為之備不能救韓言是鄰恐蓋上之力量救不得人非坐視也未及身不是全無震震未及身耳二震字亦本卦來皆指事變

艮其背是箇頭腦處然艮其背則不獲其身艮其背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一層一層疊下來身動

背乃止而不隨身動此不有其身之義人之一於理而不顧其身正猶背之止不隨身而動也以身為靜以人為動動靜主靜止於理亦靜之義也動靜皆主於理之所止而不動於欲故為主靜此文王借伏羲卦名為義如履虎尾者也蔡子曰人必止於所當止之地則於身之利害得喪不暇恤矣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夫既能止於所當止而不獲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不暇恤矣是雖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蓋庭乃往來所由正有

人之地也

此爻主君說列其夤象中之象薫心是其病勢日深將攻心矣所謂病入膏肓是也於三在上卦下卦之間取限象其義則上下之間也於過剛不中取艮其限象其義則上下之情不通也如此敗亡之禍將及身如人之病勢攻心將死矣

止則不妄進人惟不能少止也故進之急不以漸止自能漸進巽自能循序止巽中俱有漸進之義其進以漸

亦指六二謂由初而二也磐不是位安而可保是居是位而心安不當得而得之便居到大位上也不安與飲食衎衎同飲食指鴻取象者非二也吉只從禄位可永上説磐衎有二意一則本於得君而有功從爻之柔順中正應九五來一則由於漸進非躐居要地者從爻漸進來

歸妹二字就合不正之義長少相從非以年配年固不正以説動相從非以德配德亦不正故曰皆不正往指

女之初嫁之時无攸利則歸以後事也重女而男從之則皆凶而不利也以卦名歸妹故重女不正從女起端而男從之則亦非正矣位不當柔乘剛還分貼

明以動致豐之道宜中者保豐之道蓋王者當豐大之時易至於不中而恃其承平之盛多至於有所興作改其常度或征伐之舉或土木之功此常情也皆不能守常而為過盛之為者也故戒曰宜日中

无咎只就明動相資上說明動皆無偏而有用就是无

咎只指初言四之動有所用雖指四亦初之无咎也以初為主此是同僚事非君臣也不必用上下字入講正如漢相丙魏丙以寛濟魏之嚴唐相房杜房善謀杜善斷以此相濟是也

火在山上是火去其所止矣火往上行便是去其止為旅旅之亨與吉大抵相似貞字細玩故自有其正還是旅時正道即中外順剛退止離明是也

始亡一矢終得譽命正射雉之意此爻雖曰有柔順得

中文明三意大抵重文明字蓋為離之主曰柔順曰得中皆文明柔順文明得中只體貼箇射雉譽命耳蓋人之為旅雖有大德一時人皆不知不加敬重至於久之則人皆知之矣豈不有譽命乎正如射雉者雖亡一矢而可得雉也射雉為際亨嘉文明之運一矢亡為立功者未免勞心經綸得譽命為能建功立事

小亨從以陰為主說利有攸往以初四從二三五上說利見大人以初四從九五說各有所主

獲三品是說反得陽之助不徒助而多助如田獲三品也是假象與史巫紛若同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是以柔弱之人遇剛强之人本為難處有悔者也然以柔則用柔居上之下則能謙是以能處而悔可亡又不但悔可亡也反得陽之助其助也不特一事之助而事事之皆助不特一時之助而時時之皆助有如田者獲三品之禽獸可以實乾豆可以奉賓客可以充庖廚也占田者得之則吉矣

誠信說而亨說字在我上說不指人之說蓋以誠信為說之道則人說矣故亨大抵人之和說者易至於詭隨而無特立之操故又戒以利貞剛在中故曰中柔在上故曰外

爻中原無孚剝之意爻本是不信讒邪之人但因爻設戒耳五雖不信邪而不可不戒如舜豈傲虐者而益戒之是也蔡子云剝謂陰能剝陽者也蓋陰柔小人内則蠱惑人之心志外則虧喪人之德業何剝如之剝之一

字旨哉

亨假廟利涉三句平看剛來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同四固不假於假廟利涉也亨是濟天下之渙假廟是濟祖考之渙利涉是濟一巳之渙大川是至危難險危之際非指濟民之難也利貞總承

於初字上取渙之始六則非濟渙之才上承九二則能用壯馬壯馬只是拯速而著力當渙之初即拯而拯之又力拯字壯馬字俱從九二來

澤是水之止者其容有限江河則流通故納百川而不溢言有限正見多則溢亨是節可行言二五即知其得中矣節有兩義有數度之節減省撙節之謂有德行之節節義之節所謂清風高節者也且如用度固有節度然減省大甚則有宴享軍需之興將何以備所謂大駱小駱者人之行已固當以節義為重然太甚如仲子申屠豈可為常法也故曰不可貞

初是時不可出陽剛得正則能因時而自守不出矣使

非陽剛得正則雖時未可出亦出如楊時出於靖康之間是也

中孚自其欲之不擾言中實自其理之無間言一也誠感豚魚則人無不感故曰吉吉字與利字對貞是言所感所濟又要貞蓋世固有不正而感人如男女之相說至死而甘心者亦有不貞而濟難如人之賄賂勢要以脫禍者所謂行險以僥倖是也

大意本爻應爻俱不善故有此象上九位之窮則反無

位不能常三陰柔不中既無獨斷之才又居說之極性好順從乎人故上九無常也六三亦從之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無常正如俗所謂無主張之人隨人言隨人語隨人笑隨人哭之謂上九本是無常的六三從之亦無常

亨是陰亨陰本無致亨之理但以其朋比衆多凡有事扶持輔翼者多故可亨如那司馬懿王莽之徒豈不亦能亨者但未正耳夫陰多固可亨然不可恃其朋比而

交合以害正則亨可保如那程昇之不敢知印押班是也下皆是利貞之實二事字指小者而言蓋是小者當小過之時當如此然則此為小人謀矣夫聖人於此有正不得已者當此之時既沒奈何不成教小人害君子哉只得教其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如郭璞之戒王敦之類為小人謀正為君子謀也

夫陰柔固是箇好進之人又上面有人援引他又得遂其進之之心又當過時則其躁進又皆過乃是上而不

下者正與飛鳥之聲下而不上相反故凶

上二句正義在象外下二句正義在象中又一格也大抵此文言為臣者不為强梁跋扈之事而為恭順忠靖之行則不逼僭其君而得為臣之道矣於三四上取祖於五上取妣又於五上取君二上取臣又於卦上取過意所以能如此者以二能柔順中正也

初吉終亂是推利貞之由既濟之時大事如建侯行師都亨過了今雖一政一令之小事亦有亨之道矣火下

水上便是君臣相得六爻各安其位便是君臣上下各安其分事安有不濟乎蔡氏云只緣既字不好好事已亨過了所謂飲酒酩酊花開離披時條義曰水居上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乎水水火相為用也彼此相為用事之必濟者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位各得正所處無有不正者亦事之所以濟也

喪茀全在五爻當既濟上來七日得全本二來古人有

言天下有道則仕今既濟之時賢者反不得行其道必待過時方可行如何蓋人主於治安之時天下無事不知賢者之不可無也常有慢賢之意當夫國家多難之時則寤寐思賢矣所謂髙鳥盡良弓藏家貧思賢妻者是也七日得指蔣是得行其志之象

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象无攸利是占不當位則未濟剛柔應則可亨未濟非不濟也未字當玩正如漢髙起自豐沛之初那時那裏見得濟處到後來得良平信布而

遂得天下所謂亨也又如苻堅始焉削平燕趙幾於成矣然其黷武窮兵不能敬懼遂至於亡豈汔濟而濡尾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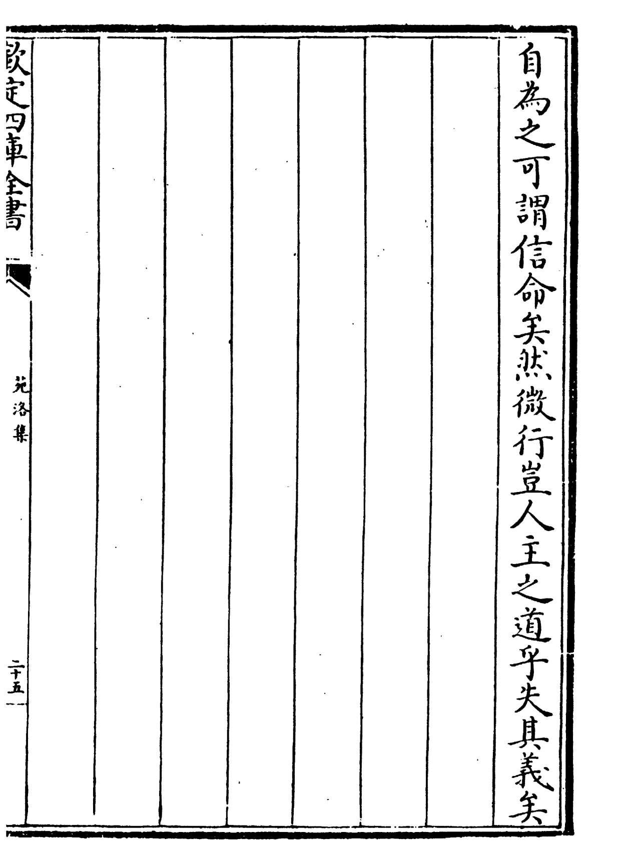
以九二應六五居柔得中則是以才高任重之臣遇柔順之君且當艱難之際有凌逼之嫌者也然以其靖恭忠順能安守為臣自止於下殆猶車之曳輪而不行焉如是則得為臣之道而功名禄位可保於悠久矣何吉如之唐之郭子儀漢之孔明足以當之矣

六三以陰柔居下體之上不中也以陰柔居三陽之上不正也當未濟之時若不度德量才而有所往焉吾見事不克濟而大禍即發矣其凶為何如哉然三以柔而乘九二之剛將出乎坎則是跛扈强梁之輩未易圖也而用柔以圖之乘機而發待時而動則功成而險濟矣其利為何如哉

只作變化氣質說吉只是愚者明柔者强伐鬼方二句只是勉强之功所謂百倍之功也受賞是克了欲帶在

功內語非言其效也夫始焉未正未濟也終焉以正則濟矣

要緊一箇好義字有命有義命者天運之自然義者人事之當然也自養非真飲酒只是快活過日不勞思費力求夫人之休咎有命有義命者一定義者當然人之休咎固有一定之命不必勞心以妄求然又盡人事以待之苟恃其天有一定之命而放肆怠緩則命固不移而義則失之矣諸家未到趙太祖微行云有天命者任



自為之可謂信命矣然微行豈人主之道乎失其義矣

苑洛集卷二十一

苑洛集卷二十二

明　韓邦奇　撰

見聞考隨録　五

關中好箇風水山自西而東河自西而北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山河相會之處水口纔丈餘耳中間明堂秦川八百里所以漢唐以前人才最勝也好箇形勝

地氣自西北崑崙發脉漸漸東南去了此理勢之自然

但分得破碎耳

江淮之間風水最大

天下大水如江漢皆出於關中長河亦圍繞關中而東下淮濟流乎其中餘皆小水耳

江南所受之全氣自岷峩循江而南自南而北自北而東矣

天下山明水秀無有過寧紹者所受皆是自家的氣脉

洛陽不見有大風水山水又背乃在天之中蓋所得者

天氣耳

數生於五行萬物不能逃也

朱子得易之一枝程傳得易之餘緼京氏得其門矣而未見堂室之大

黑水為梁雍二州之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疊溪千戶所有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安縣本汶江縣地葢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

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即今之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與蔡傳漢志同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僰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成都北而叙州在成都之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兩入江又不同於經文至於三危入于南海者不合雍之黑水五亦各異源一在平凉府開城縣入黄河一在寧夏衛東亦入黄河一出文縣守禦千户所

素嶺山入于白水一出鎮夷千户所城西經行都司城西北入居延海與經文漢志蔡傳皆不合今獨肅州衛城西一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顔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志云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南即其地也志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全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為界不同歟與導黑水之黑水各為黑水不相涉歟程氏又謂葉榆澤為黑水之源葉榆即西珥海其地有

黑水祠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點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里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於張掖顏師古亦謂滇池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既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𣀮然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為相屬則張掖在極北西珥在極南安得以相屬哉燉煌在陜西肅州衛西今屬外番是國家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國家極南境梁境黑水是疊溪黑水斷非導黑水

之黑水也至謂水黑為榆葉之積尤為不通源頭之黑或可通若流而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哉且梁雍為黑水者凡七而漢中亦有黑水未聞皆有榆葉落其下也

洪範占法事類以碁子定碁子全為事類而設詳見下

先將事類寫定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二陰或三陰雜陰雜陽或水或火或金木土

先看斷詞

或大數或小數

次蓍數

次看筮得之畫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陰或二陰或三陰或水或火或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純陰純陽雜陰雜陽

次甲子

後看當時年月日時或一陽或二陽或三陽或一二三陰或水火金木土與事類合不合再看純陰純陽

雜陰雜陽

蓍定三陰三陽雜陰雜陽

綱竒目一為一陽目二為二陽目三為三陽綱偶目

一二三俱為陰主綱綱竒偶合目數一為七為陽二

為八為陰三為九為陽雖多一陽數然所合亦多所

對亦多吉凶無偏陽固有餘理也九固多一陽也一

三為雜陽二為雜陰主目

朞定三陽三陰雜陰雜陽

如陽畫一一為一陽二二為二陽三三為三陽如一二一三二一二三三一三二為陽者九如陰畫一一為一陰二二為二陰三三為三陰如一二為二陰一三為三陰二一為一陰二三為三陰三一為一陰三二為二陰為陰者九如陰陽二畫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謂之雜陰雜陽或綱陽而目陰或綱陰而目陽凡為純陰純陽者九雜陰

雜陽者九 綱陽目陰為雜陽綱陰目陽為雜陰

甲子定三陰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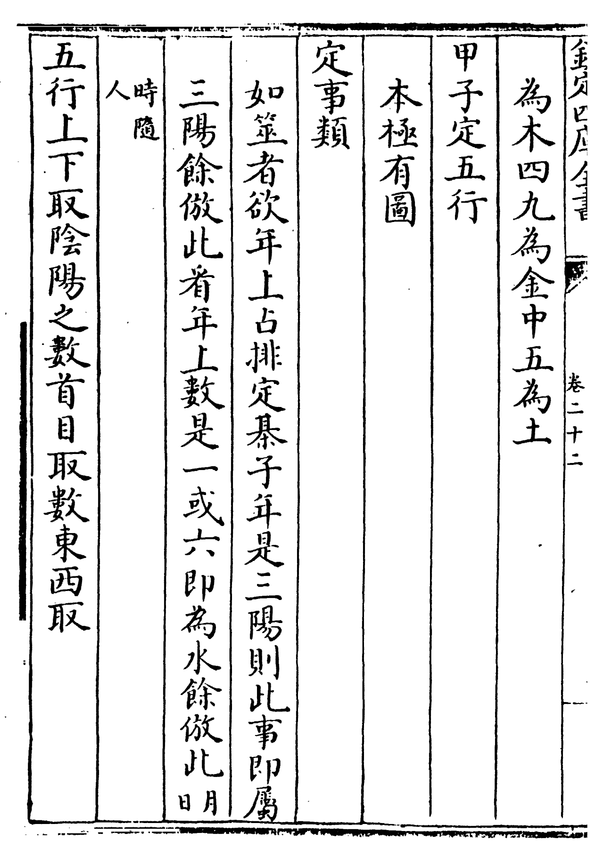
本極有圖

著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揲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中五為土

事類定五行

一綱一目其棊子排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



為木四九為金中五為土

甲子定五行

　本極有圖

定事類

如筮者欲年上占排定碁子年是三陽則此事即屬三陽餘倣此看年上數是一或六即為水餘倣此月日時隨人

五行上下取陰陽之數首目取數東西取

定吉凶

一以揲下畫占大數小數

一以棊子擲下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者二自西而東者四筮者北面故自西而東其畫上下皆陽為純陽上下皆陰為純陰上陽下陰上陰下陽為雜陰雜陽上分陰陽下主一二三數如一一陽畫是一陽一二陽畫是二陽一三陽畫是三陽如三一陰畫是一陰三二陰畫是二陰三三陰畫是三陰餘倣此如上一

陽畫下一陰畫上一陰畫下一陽畫為雜陰雜陽此事類分陰陽也棊畫上下為一六為水四九為火二七為金三八為木五為土此事類分五行也

一以楪下數與事類棊畫看如事類是一陽數亦一陽大吉二陽三陽次吉事類是一陽數是一陰大凶二陰三陰次凶如事類雜陰雜陽數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皆不相對不相合通為雜論吉凶參半如事類是火數是木為生大吉土為相次吉水為尅大

凶金為賊次凶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我生者為相我尅者為賊

一以甲子陰陽五行與事類看陰陽看合與不合五行看生相尅賊

一看大數各以所占事定吉凶曰正吉不正則凶矣曰靜吉動則凶矣無吉凶并行者在人消詳

一斷法有三名為三其實七古人占卜皆用三二吉一

凶斷以吉二凶一吉斷以凶三吉大吉三凶大凶詞一也數分陰陽五行一也甲子分陰陽五行一也共三數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甲子分陰陽五行純雜者三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

純陰純陽為正雜陰雜陽為間如事類三陽數亦三陽大吉數三陰大凶之類故曰確如事類雜陰雜陽數亦雜陰雜陽或純陰純陽不相合未見吉不相對未見凶

縱使事類相對相合而本數陰陽已差參矣吉凶未定故曰雜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

易卦陰與陽正應則吉範數陰與陽相對則凶相對即是正應甲子陽干陽支為純陽陰干陰支為純陰陽干陰支陰干陽支為雜此以純雜合與不合為吉凶非以陰陽論

事類甲子數純陰純陽雜陰雜陽在三陽三陰數裏

如數朞一一陽畫是純陽就是一陽甲子如甲為一陽就是純陽乙巳為三陽就是雜陽大抵此占主著與朞子二事合事類即是合朞子

北平郡驪城縣即平州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其西南即本府昌黎縣也有山遠望穹窿似塚山頂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

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之間碣石

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遠看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皂江水入敘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峽歷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入沔陽州過雲夢澤入武昌

府嘉魚縣經江夏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府巴陵縣過洞庭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入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入南康府星子縣過鄱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懷寧縣入池州府東流縣北流又折而東歷李陽河口梅根口銅陵縣東入太平府當塗縣入和州為横江入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縣歷江都經常州府江陰縣江南江陰江北泰州經蘇州府常熟縣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江南常熟江北通州

天體至圓天本無涯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挨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一度

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去聲）每分（去聲）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圍共該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二百三十五分　參十一度

井三十四度　鬼三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繞地左旋常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日角起子宇位到第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稍東矣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釘在車輪輪轉則釘轉角行則二十七宿皆行角易一度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遭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

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此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箇時把十二時分作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說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蓋三百六十五日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若只說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

為尤明渠却帶其毋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子位二度上了

一日過一度十日過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日過三百度又五十五日則過三百五十五度還有二百三十五分又三箇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五分則與日到寅字上會日與天會是一年已畢又起第二年矣歲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凡月與日會自朔至晦凡二十九日零六箇時辰有奇十九分度之七難算若照常數以十計之雖微秒不盡其餘今厘以下通變其法以四奇為一厘十九息為一奇則乘除始無奇零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厘二奇十八息內取七分該三百四十

六分三厘十二息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約之前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而一者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

以全日三百四十八及餘積六日并不盡之數通共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

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齊者歷不能齊也所以置

閏者只為月氣不能與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一中排定則節氣又正歷亦省便但初一月不與日會十五月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夫有陽必有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論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由前面所註日與天會為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强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零七時强為少五日日五日多月五日少相合來十日

然皆是月之不足者

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將及十一日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十有九年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氣朔之分齊矣

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者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日甲辰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十日六六三十六也

大餘是月不及天之數小餘是日不及天之數

武都漢時為郡所治甚遠西北自陝西鞏昌府成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縣有天池故曰都此武都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均縣郢州今安陸州京山縣二州縣地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汉澨漳澨蘧澨

故曰三漨靜海縣今省入通州屬南直揚州府

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為出於鞏昌漢志曰東漢受氐道水或以為出於漢中大抵鞏昌為是蓋嶓冢山在可証也漢中無嶓冢山常氏謂鞏昌之漢為東源三泉之漢為西源又曰西縣為東源是以西縣為鞏昌矣是不知鞏昌非西縣去西縣千八百里鞏昌在西三泉在西縣之東豈可以鞏漢為東源闕通州等處至此則為中江至今土人猶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為

南江可知此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為中江可知此因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匯曰東為者謂漢自西東流而匯為彭蠡又東流而為北江非謂漢之東邊也何足疑哉

漢中沔水源出金牛山人以為漢水既誤以為漢水以漢水出于嶓冢山也遂以金牛山為嶓冢後人不知金牛山為漢水之誤為嶓冢反以嶓冢之名為漢水之證謂既非漢水緣何出於嶓冢山

四時驗日影春分於卯夏至於午秋分於酉冬至於子子不可考止言平在朔易

渾天儀不難造難於激水之法其遲速之節正如銅壺滴漏

用乾坤不若用既濟未濟仙家有見于此取為長生之道乾卦治中有亂坤卦亂中有治既濟常治而不亂生而不死者也未濟常亂而不治死而不生者也況又從水火相交而來

革除中張公紞殺身成仁可謂王臣蹇蹇方公孝孺髙

公翔殺身而仁未盡所謂過涉滅頂者方髙二公其忠

至矣夫惟君子中庸難矣哉知道君子為之傷痛

漆水止據蔡傳云自同官縣來他更無證而鳳翔有漆

苹昌有沮皆自本境入渭源派甚明但其地在灃水入

渭之上與經文不合惟考有洛水源遠流長而派明通

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

即古雕陰縣也經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

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歴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三府之人至今皆呼為洛河漆沮之名亦不知也古今郡縣慶陽有洛源縣延安有洛川縣及三川洛其一也朝邑有洛苑鄉水經言延安形勝云洛水之交漢志亦云雍州其浸渭洛左馮翊註云洛水經北條荆山而東南入渭此尤為明證漢志又曰洛都曰襄洛皆延安近洛之地畧無一字及漆者獨漢上郡志有曰漆垣者又不知何所指也而顔師古

曰洛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為漆沮之由豈洛亦名漆歟作記者不知鳳翚自有漆沮二水以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而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翔而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能飛度涇汭而來同官耶秦士往往疑此故詳考而著之焉

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子午嶺乃子午

山一支其山歴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予嘗至同官縣見一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山如壁立水流出東壂問其居人父老曰漆潭正所謂自同官縣界来者然至富平不百里即入洛豈洛自洛漆沮二水皆入洛歟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歟顔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不知蔡傳何以不引此

或者漆沮實鳳䇶之水詩人詠之亦名川也而經文有

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攸同之前歟如此則洛與沮會禹未嘗書而漆潭一溝水耳故古志不載

漆水出鳳翔府隴州東入渭漢志右扶風有漆在正西指此也亦名川

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蔡傳謂延安沮水合榆谷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

其他文字皆可著作惟醫藥之書不可輕為一字苟一字不當殺人多矣其罪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等學者可不慎哉

造化不如人聖人能全其性造化不能全其性脩齊治平聖人之功業也聖人無虐民之政生物者造化之功業也虺蛇射工鯨鯢造化不能自克也

堯冬至日在虛昬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昬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内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虚九度共五十二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共六十三度昏中多十一度者葢日在斗之末昏中在壁昴之中數大較若此

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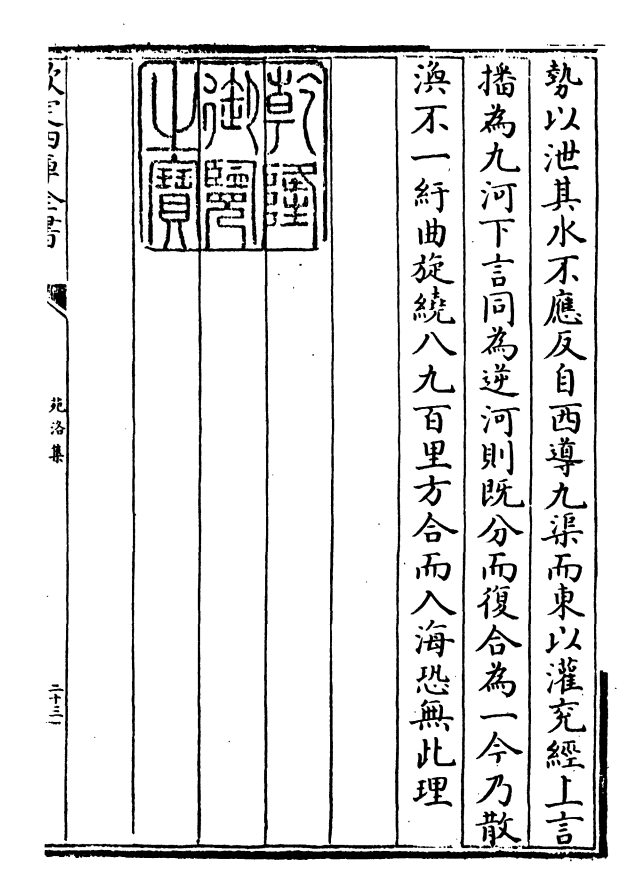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以七十五年乘九百四十分每年該十二分半强自唐堯甲子至宋寧宗己未以七十五約之則五十二度雖未齊一亦不甚遠矣天運微杪雖巧歷不能齊歷家那前趲後以步之如閏法耳二十八宿安次則由右運行則由左

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

疑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為九派以殺黄河之勢今河身既從而南則九河已為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為田廬為城市已不可辨況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懐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在其界中矣海之灣永平謂之南海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此或逆河則河從此入海今

河徙而洋存

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府三百里方是濟南之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又六百餘里古河自洚水直趨而北至於大陸則皆真定之地又北播為九河則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迴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當時河自南而北道西經冀東經兖冀高兖下水直溢於兖故禹治之於兖北疏殺其



勢以泄其水不應反自西導九渠而東以灌兖經上言播為九河下言同為逆河則既分而復合為一今乃散漁不一紆曲旋繞八九百里方合而入海恐無此理

苑洛集卷二十二